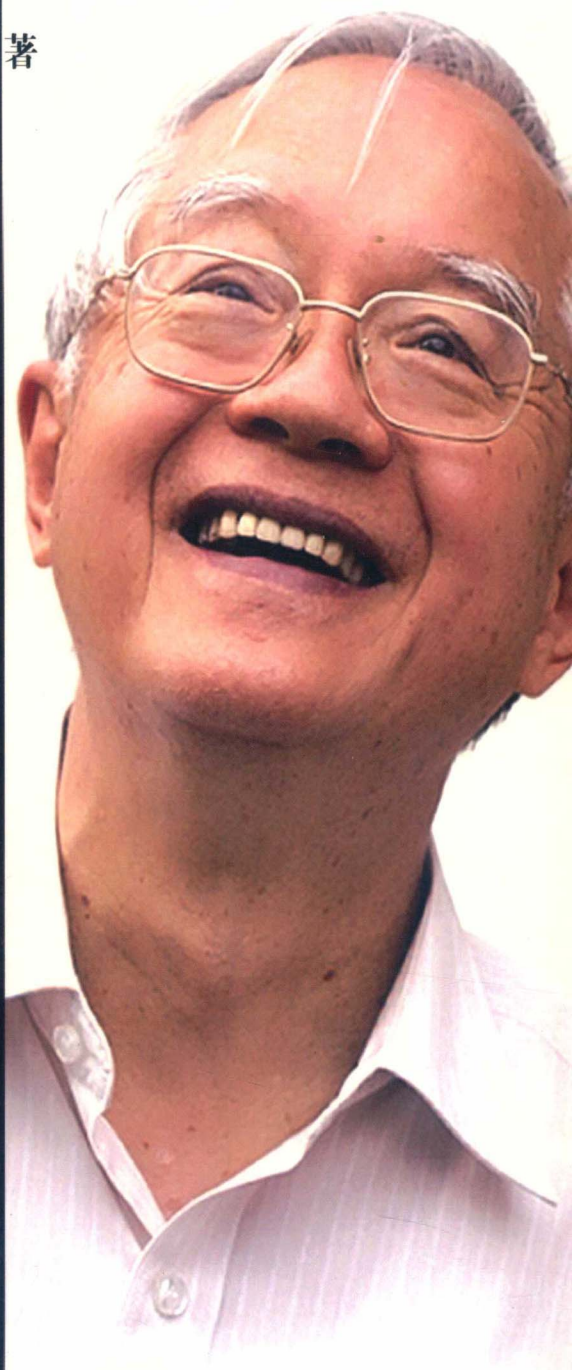


吴晓莲
著

我和爸爸吴敬琏

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吴晓莲 著



我和爸爸吴敬琏

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吴晓莲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170-605-8

I. 我… II. 吴… III. 吴敬琏—生平事迹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817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宗 边 秋 实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印张 1 插页 1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目 录

第一章 启程 /1

第二章 人之初：父母无择 /7

爸之初 /7

我之初 /10

第三章 幼小稚童：浑然不觉 /14

爸的幼年（1930—1934） /14

北平丧父 /挑积保命 /母亲再嫁 /回到南京 /

我的幼年（1963—1970） /21

南长街前后 /幼儿园内外

第四章 小学时代：习以成性 /28

爸的童年（1935—1940） /28

能干母亲 /小学生的第一个暑假 /抗战中离开南京 /

安家重庆 /巴蜀小学 /江北新村 /时政家风

我的童年（1971—1975） /40

我们的“三个妈” /奶奶家边上小学 /好想好想当红小兵 /

筒子楼里 /我也“闹革命” /被“放羊”的日子

第五章 中学时代：理想之光 /59

爸的中学时代（1941—1948） /59

三所中学 /科学救国与民主救国

我的中学时代（1976—1981） /67

多事之年 /逃学与小说 /跟爸爸学英语 /

爸爸说“要靠自己” /情窦初开

第六章 大学时代：走出家庭 /80

爸在大学（1948—1954） /80

金陵大学病号 /再结音乐缘 /给人“洗澡” /新党员在复旦

我在大学（1981—1986） /85

高考 /四年大学生活 /改名风波 /和孙治方写作组在青岛

第七章 毕业之后：步入社会 /92

爸入社会（1954—1966） /92

初到经济研究所 /“中右”的吴敬琏其实很“左”

我入社会（1986—1994） /96

又换校园 /回国探亲 /婚姻“大”事

第八章 走向成熟：决定性事件 /107

爸走向成熟（1966—1976） /107

念语录救夫人 /干校苦乐记 /四谈顾准 /忙碌的“逍遥派”



目 录



我走向成熟（1994年至今）/117

一个母亲的诞生 / 安安和姐姐 / 瑜伽与心理学 / 也问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第九章 成熟人生：认识自我 /129

成熟的爸（1976年至今）/129

高速爬格子 / “井”外的天 / 耶鲁“汲水” / 秀才的平台 /
不适合做官

我成熟了吗？（现在）/141

我是谁？ / 三个人与三个时代

第十章 不惑之年：惑与不惑 /147

不惑的爸 /147

“吴市场”的“开关”在哪里？ / 父女问答 / 我替爸爸不惑

第十一章 纵横人生 /155

吴敬琏纵横观 /155

吴敬琏简历 / 主要经济学思想与政策主张 / 主要著作 /
获奖情况 / 群观吴敬琏

吴晓莲纵横观 /161

吴晓莲简历 / 群观吴晓莲

第十二章 我和爸爸生命中的 重要人物 /167

邓季惺：大家庭的中心 /167

邓季惺简历 / 节约到家与雪中送炭 / 奶奶的法治理想 /
对邓季惺的评价

陈铭德：爸爸的继父，我的亲爷爷 /176

陈铭德简历 / 陈铭德的为人 / “伯伯”的影响 / 陈家的人
和事 / 他是一个纯粹的报人 / 他也是管理高手

吴竹似：奶奶的爱人，爸爸和我的基因 /188

未捅破的窗户纸 / 风雨姑嫂情 / 少年大志 / 英才早逝

周南：爸爸的终身伴侣，我的母亲 /195

《资本论》与爱情 / 终身伴侣的一生 / 爸看妈，妈看爸 /
我看妈妈

吴敬琏和吴敬瑜：爸爸的姐姐，我的姑妈们 /215

大姐敬琏 / 二姐敬瑜 / 他们也曾淘气过？ / 两只暖瓶和一
只黑羊 / 母亲偏心，姐姐们理解

吴晓兰：吴敬琏的另一个女儿，我的妹妹 /225

我救过她一命 / 天涯若比邻 / 她不像我这么不着六四 /
她是我家比较听话的孩子 / 她小时候受妈妈的偏爱，
因为…… / 她翻身啦！ / 晓兰谈爸爸 / 晓兰谈晓莲

后记 /236



第一章 启程

认识爸和认识自己的旅程，来回都是探索着走。

我在 31 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确定了这一点的时候，除了有一点挫折感以外，倒也并不太伤心。在一段时间里，觉得这一发现挺新鲜的，后来把它当成事实接受了，无奈中反倒有了一种成熟感和独立感。

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好像不知道我父母是什么人。吴敬琏和周南，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一向以来这就是我对他们的唯一想法。而除了是我爸爸妈妈以外，吴敬琏到底是谁？周南又是谁？我想都未曾想过。

我这种极端的自我为中心，不光体现在和父母的关系上，对家里其他大人，特别是对曾经亲密相处的爷爷奶奶也是如此。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居然生活了二十多年，如果说是一种欠缺的话，追究起责任来，好像应该在我和我的长辈们两方面。

记得 1983 年夏天，我爷爷奶奶从北京来到我读大学的杭州城，暑假开始不久，他们带我一起到了上海。当时我爷爷奶奶已

经分别是 87 岁和 77 岁的老人了，但我觉得他们那次在上海好像特别忙，除了上海的亲戚们，还有许多其他人与他们会面，请他们吃饭。我呢，有时陪着爷爷奶奶参加这些活动，有时和妹妹晓兰自由闲逛。当时晓兰在上海医学院读书。一天，张攻非叔叔来酒店接爷爷奶奶和我们，车子到了外滩九江路一幢灰色楼房前，我们从挂有“新民晚报”牌子的楼门进去后，就被人领着到处参观，从印刷间、编辑部，到总编办公室看了个遍。所到之处人们对爷爷奶奶十分热情，空气里甚至有一些激动的情绪在跳跃。

在这之前，从家中长辈们有意无意的、只言片语的、半隐半明的言谈里，似乎听说我爷爷陈铭德和我奶奶邓季惺曾经“办”过《新民报》。至于怎么办、什么时候办的，就算问了，也不可能从家里的大人们那儿得到明确答案，所以我从来就没问过。因此那天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我跟着人们走来走去、人云亦云地寒暄着，要不就坐在一旁扮大家闺秀状，听爷爷奶奶和人家谈话，事实上心不在焉的时候居多。

第二天晚上，报社请我们吃饭，记得社长赵超构做完介绍之后，我爷爷陈铭德站了起来。当时我一定有过某种异样的感觉，不然是什么把我的注意力从餐桌上那道美味诱人的松籽鲑鱼上拉出来的呢？想来该不完全是因为爷爷被介绍为“原《新民报》创始人和社长”，像这样的对爷爷奶奶的称呼还有其他几种，都因为当时完全缺乏实际的联想，所以在我脑子里注不上册。

那天的惊异来自看见我 87 岁的爷爷穿着浅蓝色平展的西装衬衫，昂首挺胸地站起来，大度而得体地向在座的好几桌人恭拳致意一周，然后端起酒杯，昂扬地开始说：“让我们一起庆祝上海《新民晚报》的复刊！我在这里向在座的同志们做三点致意。”然后停顿下来。

爷爷是我们那个大家庭里年龄最高的老者，打我记事起，身边的人跟他说话或是跟别人说到他时，基本上都会用到“高血压”、“心脏病”、“吃药”、“多休息”、“医生”、“医院”这几

个词。对我和妹妹这两个家里最小的第三代，“不要惹爷爷生气”就是永远的叮咛。不过他们有时候也说：“不许欺负爷爷。”因为爷爷永远是那么谦和的老好人。

而眼前这位身穿笔挺浅蓝西装衬衫的人，怎么有点不像我那个被人人当作老人来照顾、时而还被我当老小孩欺负的爷爷？他的风度、他的语调以及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复刊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举足轻重，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什么？他说要做“三点致意”。当他停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为他捏着一把汗。爷爷的脑子够用吗？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真能让他完整地讲出三点吗？

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我的眼睛盯着爷爷看，直到他清晰完整地讲完他的三点。掌声雷动的一瞬间，我心中飘过一丝疑问：我认识我的爷爷吗？陈铭德到底是谁啊？可惜，这一丝的疑问还不足以激励我做出任何实际的努力去解答疑问，爷爷在我的眼里很快又变成了仅只是我爷爷而已。

15年之后，爷爷奶奶都早已作古。在1998年蒋丽萍和林伟平所著的《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第一次出版后。我翻开题为“一个日后被称作刘备的年轻人”的第一章时，正对着我的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年轻时风华正茂的相片，我的喉咙立刻哽咽住了。两位作者说：

陈铭德头上一直高悬着一束理想之光，这就使他的性格避免了一种必然的危险。在陈铭德那里，对环境的反抗表现为一种不屈服于环境的隐忍……陈铭德日后有“刘备”之称，说的是他能招纳贤士，用人所长。

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不能继续了。

他们说的这是谁啊？是那曾与我朝夕相处的爷爷么？我怎么会这一切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不得不在爷爷已经过世之后，才从陌生人笔下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理想、性格、非凡的事业和风华正茂的岁月，甚至是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有过理想、有过性格、有过事业？甚至他也年轻过？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给

我讲过？我怎么就那么天经地义地把他当作除了是我们的爷爷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去跟他交流过？

对爷爷奶奶的传记作者们，我是既感激又嫉妒。对我自己则是后悔。对我的家庭，怎么说呢，真是感情复杂。后来见到作家蒋丽萍时，我说谢谢她写出这本传记，没有它，我们家的许多事可能我一辈子都无从知道。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看了一章之后就再也没看下去。书一直就放在书架上，但它是多么沉重。向来拈轻怕重的我，很怕打开那只五味瓶。

一晃八年又过去了。今天，为了自己的写作，我试着又翻开了那本传记。看到书中说我奶奶邓季惺和她早逝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我爸爸的生身父亲吴竹似，“有一种无法说清的感情，恰似卤水点豆腐一样的合适，这一环就把那一环套住了”，再次使我哽咽。这里又有两个我小时候家里人从来不提的话题：一个是吴竹似；一个是爱情。

通过看爷爷奶奶的传记，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对家人的无知，也很清楚自己在这件事上有解不开的心结，所以我就学聪明了。等爸爸的助手柳红所著的《吴敬琏》于2002年出版时，妈妈送我的那一本，我看都不敢看一眼就直接插上了书架。

两个月前，我飞到西雅图录像采访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战友周叔莲，心想：既然已经开始为爸爸的生平做记录，总得看看写他的传记，不然采访时问哪些问题都不知道。于是我带着《吴敬琏》上了飞机。结果是从圣地亚哥到西雅图的三小时航程，我是眼泪鼻涕的一路飞去。回程哭得倒不多，因为后半本里写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事情，让我这个外行兴趣索然。

这样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就好像我是个多愁善感、整日哭哭啼啼的人似的。好在事实上我并非如此不堪。

早在1996年，爸爸就曾希望我帮他做些传记性的工作，但我想他所说的“传记”，是指记载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工作和经

历。两年来，著名出版人闻洁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家人看吴敬琏”这一角度的书。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既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没有记载生活的使命感；又不是文学家，缺少一份文字创作的原动力；甚至我也不是一个好女儿，对爸爸热衷的事业——经济学，完全不通，又不思学。

但是，我想知道吴敬琏，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是他？而我为什么是我？现在也许还不算晚。

当我从第三者那里对我的长辈们不凡的人生形成一些印象的时候，那种亦近亦远的感觉成为一种启发。如果说我终于要走出“家人”的角度，去学习“爸爸”以外的吴敬琏，就得以一个成人的眼光去看另一个成人；以一个生命去了解另一个生命；以一个个性去揣摩另一个个性；以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去沟通另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以一代人去学习另一代人。

从个性到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都与爸爸差异甚大。然而，我的血里有他的血，我的基因里有他的成分，他的长辈也是我的长辈，我们俩的生命中有十几年完整的交叠，在我最易感可塑的年代里，他就是我的环境。而他对我的影响至今还在继续，影响之持久，使我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又在有知有觉中对他叛逆，以取得自身个性的独立。所以，我开始就说，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至少，他们是不知道全部吧。

认识别人和认识自己都是旅程。

以我这样一个由20世纪60—70年代里长辈们竭尽全力遮风挡雨之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其简单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近半生生活在海外，以养育儿女为己任，修身养性为追求，对个体兴趣远超过对社会关心的心理学工作者，去了解一个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世家的知识分子，经历了40年代的改朝换代，50—60年代的轰轰烈烈，70—80年代的曲曲折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和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遗余力的吴敬琏，这样的旅程，认识他和认识我自己，

都是双程的探索。

对我爸爸的探索，我的兴趣将集中在探索他的个人成长史，从而了解“他是谁”，而不是他的经济学理论。我不去深入探讨吴敬琏经济学理论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不够资格，缺乏兴趣，也没必要，因为吴敬琏自己的文字才是这方面最好的论述。另外，由他的助手柳红撰写的《吴敬琏》一书，也已对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主张，以及近年来国内在这方面的争论做了记载。



第二章 人之初：父母无择

爸之初：民族资产阶级背景，新文化父母的儿子

我之初：父母企盼中的女儿，祖父母疼爱的孩子

● 爸之初

我爸爸吴敬琏于1930年出生在南京，他父亲是住在四川的江苏人，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出生那年，父母都不过23岁。父亲吴竹似当时是《新民报》的办报人；母亲邓季惺原在上海公学大学预科读书，此时因结婚生育暂时中断了学业。吴敬琏是家里的老三，上有两个姐姐：吴敬瑗和吴敬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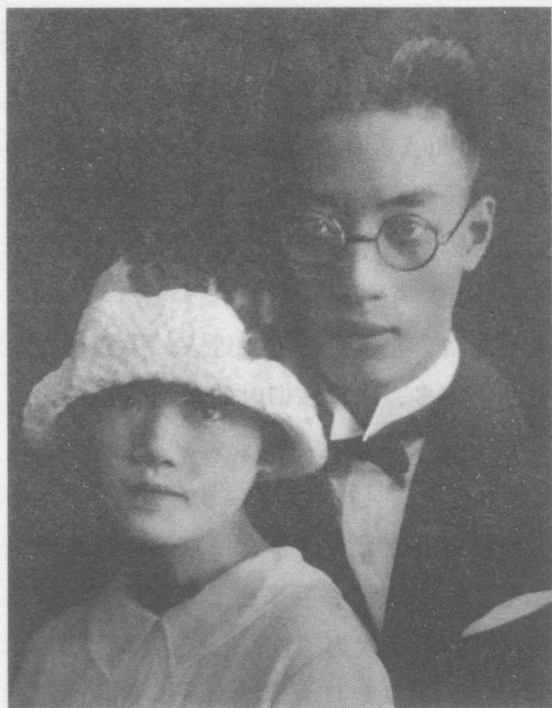
吴敬琏的父亲原名吴念椿，祖上是江苏武进人，吴姓在当地是大户，历代中举为官的人很多，所以按旧时的说法，吴竹似应该是出生世家。宣统年间，他父亲改行办实业，兴办过玻璃厂、电灯公司、轮船公司和煤炭公司。吴竹似人称“少年才子”，上中学时，国文和英文都已经相当出色了。17岁在南京读书时认识了姐姐的朋友邓友兰（后改名为邓季惺），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与她正式谈恋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竹似”，意寓与“友兰”相陪衬。1925年，19岁的吴竹似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南

京中央通讯社做记者，同年与邓季惺结婚。不久，他受聘于四川《大中华日报》担任主笔。1929年，年仅22岁的吴竹似便和朋友陈铭德、刘正华一起创办了《新民报》。

《新民报》诞生于1929年9月，紧接着，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在吴敬琏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这个家日后与《新民报》的不解姻缘，他的生父和日后的继父一辈子为它努力，而他的母亲和继父后来也因它成为中国的一代杰出报人。

不幸的是，在儿子吴敬琏出生之前，吴竹似已经身患肺结核，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一岁多就失去父亲的吴敬琏在成年后说，他对生父完全没有记忆。但是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聪颖过人也许不能说与他亲生父亲完全无关。从长相上看，特别是那个宽宽的脑门和厚厚的上嘴唇，父子相传也有些许印记。甚至，有时我从我的小外甥（我妹妹的儿子）的脸上，也能看到一些吴竹似的影子。



竹似和友兰17岁相识、19岁结婚。

吴敬琏的母亲原名邓友兰，成年后她给自己改了“季惺”这个更现代的名字。清朝时她祖上从河南南阳迁居到四川，繁衍成奉节的大户，在本地开设煤矿，后来到汉口社庄卖煤，直到1891年漂洋过海到日本，买下了一个新的洋火厂搬回到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洋火”挤垮了。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邓家的家庭背景是中国最早民族资产阶级。

邓季惺的母亲，也就是我爸爸的外婆，叫吴婉，是一位受过高等师范教育、有男女平等意识的知识女性，身为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的创办人，她因连生六子二女不能在社会上工作，因此对自己的一生很失望，对丈夫也多有抱怨。邓季惺早年便受家庭的影响，即头脑敏锐、思维逻辑严谨，专长经营理财，又有着强烈的女权意识、严肃的社会改造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事业心。然而她的这种一丝不苟的刚毅个性，从外表和风度上却很难看出来。她体态纤细，个子矮小，脸蛋秀气又漂亮（当代电影演员中，周迅长得有点像她。）。她说话的时候，尽管逻辑性极强，但一向缓缓道来，音量也不高。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吴敬琏自幼丧父后，老师只剩下一位。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在我看，是对吴敬琏一生影响最深、也最长远的一个人；同时也是对吴敬琏最疼爱的人。当丈夫英年早逝的时候，邓季惺就立志要将三个儿女养育成人。特别是唯一的儿子吴敬琏，因为他生来就体弱多病，很多人都预料他是养不大的。但这个倔强、能干的女人说，她非要把儿子养大不可，而她就真的做到了。儿子长大以后说，他感觉到母亲对他特别在意，是有一次自己生病了，母亲从外面回来得知后，焦虑到几近疯狂的模样。

可能是因为幼年体弱多病的经历，成年后的吴敬琏对自己的健康一直比较敏感，加上起居自律，年纪越大反而身体相对越好

起来。他母亲对他，却是一辈子都特别在意，如掌上明珠般悉心照顾、引以为傲、甚至到爱屋及乌的地步。

关于我奶奶邓季惺，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它们对我父亲和我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读者且慢慢看，它们将一点点展现在你眼前。当我迫不及待地要继续对爸爸和我自己的人生进行探索的时候，有时我会自顾自地往前跳跃，于是有些故事就只好留到第12章“我和爸爸生命中的重要人物”里再说了。

● 我之初

我在爸爸33岁那年出生。我妈妈32岁，在北京的协和医院被视为高龄产妇。我的到来，令我们全家皆大欢喜。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第一本相册的首页上写着：

下午二时零四分女儿诞生于首都协和医院。体重3850g，身长50cm。脸上皮肤光润，无皱褶；头发乌黑，长齐耳。暂名吴妹妹。爸爸时年33岁，妈妈32岁，结婚7年，方得此女。

爸爸妈妈手志

从照片上看，生就七斤七两的我，11天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圆头圆脑、浓眉大眼、健康漂亮的孩子了。仅圆头圆脑这一项，就让我长得不像我那消瘦的爸爸。似乎我长得也不像妈妈，虽然我爸总说我的下巴长得像妈妈，秀气。不管怎么说，爸爸加上全家都很宝贝我。要知道，我父母结婚7年一直盼孩子，却一直没孩子，据说我奶奶为了给我妈滋补身体，家里炖的鸡汤永远是中药味儿的。在终于把我给滋补出来之前，我父母差点把我大姑妈家的表哥领过来作养子。

自北京解放，我们的三代大家庭一直住在北京南长街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我上面的五位表哥表姐，小时候都在那儿受到以我奶奶为总指挥的精心养育。我奶奶绝对理性的头脑和做

事认真的风格，表现在她养育的第三代上，就是凡事做详细的笔记，一人一本。比如，每人每日饮食、排泄、每星期体重长了几斤几两，一点都不能含糊。

我妈妈周南是幼教专家，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毕业后留系任教，兼本院实验幼儿园园长，1962年调来北京后，又任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



妈妈抱着胖胖的我

园主任。对于养育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自然也要查资料什么的没少忙活。但她不是一个理论型的人，在我奶奶面前又十分谦虚、从不坚持己见，所以在养育我这件事上，她倒不是最紧张的人。

而我爸爸就不同了，他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执著的人。世界上的大事小事，只要是愿意研究的，他必定给你研究出一套理论来，而且必定学以致用。我婴儿时的保姆宋妈妈，一直到我30岁的时候，还跟我抱怨我爸的怪脾气，说他认为婴儿吃瘦猪肉有营养，可是婴儿怎么能消化得了瘦肉呢？我爸的理论是：得把肉煮得很烂。煮得多烂呢？就是煮一会，拿出来，捣捣碎；再煮一会，再拿出来，再捣捣碎，再煮；一直煮到肉已经变成了木头渣滓一般。保姆宋妈妈喂我的时候，我自然是拒绝吃“木头渣滓”。不吃，周末称体重时发现没长到一斤，我们全家就会忙不迭地调查原因，很是麻烦。

看来，我们家为我这个吴家独子的长女，着实不厌其烦地忙过一番。

从人之初到整个幼年时期，我受到家里众多人的多种关心和



我爸正体验做“爸爸”的乐趣

爱护，而这些人个性迥异。爷爷与奶奶完全不同，爸爸与妈妈也很不一样，两个保姆与他们都不同，而她们彼此之间又几乎是对立面。由于受到的影响太复杂，以至于后来家里人说起我的缺点来，完全不乏推卸责任的对象。比如，他们批评我自私，就说是保姆宋妈妈给娇惯的；说我脾气犟，就说是从保姆李妈妈那儿